

## 烟台故事

## 奇山所究竟何时裁撤？

张桂荫

一直以来,对于奇山所的设置时间,绝大多数人皆知是明洪武三十一年(1398)。奇山所裁撤的时间,多数人认可为清顺治十二年(1655),因为许多古籍资料记载的是顺治十二年。当然,还有少数人把裁撤时间说成其它时间的。

笔者在查找其它资料时,偶然发现《清实录》第三册卷九十三的记载:“(清顺治十二年九月)裁山东……宁海卫左右前后四所……归并……奇山所于宁海卫……”(删节号为其它卫所,下同)。同一记载,前面是裁,后面是归并,说明裁与归并是两个概念,而且,奇山所属于归并而非裁。另外还说明一个问题,顺治十二年归并前,奇山所属于省都司管辖的守御所,而归并以后,则属于宁海卫辖属的备御所。估计这也就是包括奇山所张氏的清代老家谱中也使用“宁海卫奇山所”的说法的原因。在当时的条件下,人们很难分清归并前后的不同。即使是

现在,许多人也难以分清泾渭。

既然如此,奇山所究竟是何时被裁撤的呢?继续查找资料,发现清顺治十二年以后,奇山所确实仍然存在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,《清实录》第三册卷之一百三:“(顺治十三年八月)裁山东……奇山所……各守御所……吏目。”假如奇山所于顺治十二年已经被裁,就没有必要顺治十三年再将吏目裁掉。

真实情况是,顺治十二年归并以后的奇山所,由独立的守御所变成了宁海卫辖的备御所,所以顺治十三年才将吏目裁掉。之所以第二年裁,可能是有文书、文件的整理、交接等工作要做。守御所设吏目,而备御所不设吏目,方裁掉。

至此,还是没有奇山所的裁撤时间。继续逐页查找,终于查到清顺治十六年四月“裁山东管屯都司”(《清实录》第三册卷之一百二十五),清同治年间重修的《宁海州志》记载:“(顺治)十六年并裁卫(笔者注:宁海卫)设

《政治志·财政·田赋》中,只记有“清顺治十六年,裁并宁海卫人丁二百九十五丁”“裁并宁海卫五等地,共计九十一顷八十亩五分一厘六毫”,而未将奇山所与之分开,推测应该是包括奇山所的。未分开的原因还是顺治十二年奇山所归并在宁海卫了。

现在看一下康熙版《福山县志》,在卷之五《食货》记:“顺治十六年收并……宁海卫奇山所实在上中下三则人丁五百三十五丁”“顺治十六年收并……宁海卫奇山所一例,屯地二十一顷五十四亩三分六厘四毫。”

把以上不完整的资料进行汇总,看奇山所的情况。福山县裁并50人(笔者注:可能是顺治十二年),顺治十六年收并535人,收并屯地21顷54亩余。莱阳县顺治十二年收并屯地54顷48亩余,十六年收并包括新垦地合计371顷74亩余。宁海卫(包括奇山所)裁并295人,屯地21顷54亩余。

此处引用的资料可以说明很多问题。

一、为奇山所于清顺治十二年归并到宁海卫,顺治十六年随宁海卫裁撤的结论,找到了更多的依据。

二、奇山所的屯地同其他卫所一样,是不集中的,最远的在莱阳县。

三、说奇山所城在明代居住了千户人家,是没有依据的。即

宁福营(笔者注:宁福营非顺治十六年设立,而是康熙十九年,此处有误)。”光绪年间《增修登州府志》记载:“(顺治)十六年裁登州、宁海二卫。”因为归并之后的奇山所,不是独立的单位,无需单独裁撤。

奇山所历史文化展示馆的文字资料由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提供,筹备期间,在2021年9月17日的一次网上会议上,项目负责人王建波老师提出奇山所撤销的时间问题,当时笔者所撰拙文《简述明朝及清早期军事制度中的卫所制》尚未发表,故不想提前公布。当研究会郝有林主席告知期刊上发表时,笔者在会议上公开了奇山所是清顺治十六年裁撤的最新研究成果,并简单介绍了一些证据,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基本肯定。新结论的重要性,在于更正了以前的说法。

为了使证据更加准确可靠,后来,笔者又找到了更多的资料,用以佐证。

使现在有高速公路,天天去莱阳县种地,晚上回所城里居住,也是难以做到的。

四、从收并的人丁及屯地分析,奇山所的屯军主要在莱阳县,其次在福山县,宁海州则较少。

五、从收并的土地和人数看,莱阳县地多人少,福山县地少人多,说明奇山所的守城军还是有一些数量的,福山县人多,包括守城军、守墩墩堡军等。

六、最后一批京操军的情况不详,是回到奇山所了,还是留在当地?在无盘缠的情况下,回来的可能性渺茫。特别是他们生死未卜,假如为抗清而亡,清朝无需“勾补”,这也是收并的人数不够千户所人数的很重要的原因。

综上所述,奇山所于明洪武三十一年(1398)设立,清顺治十二年(1655)九月归并到宁海卫,归并后由守御所改为备御所,屯田归宁海卫,清顺治十六年(1659),奇山所随宁海卫裁撤,历时262年。同年,福山县将宁海卫奇山所的屯地21顷54亩3分6厘4毫,人丁535名收并。奇山所明代时屯田67顷50亩,而到了清顺治十六年却成了21顷54亩3分6厘4毫,这中间有很大的差额,这些田地哪里去了?是不是顺治十二年时归并到了宁海州?这些细节,仍待方家继续考究。

## 往事如昨

## 在“大检查”组的日子

刘甲凡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快车道。随着“建筑业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”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,村镇建筑企业如雨后天春笋般发展起来。据1990版《牟平县志》记载,到1982年,全县共有17个乡镇建筑公司,年竣工面积15.95万平方米;各村的建筑公司(队)23个,年竣工面积18.28万平方米。

那时的牟平建委只有设计室和施工科两个科室,包括林乐贤科长在内还不足十个人,根本管不过来。这种情况下,每月只得采用抽调各建筑公司技术人员参与质量检查评定,通常称为“大检查”。我当时担任牟平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质检科长,算是其中的骨干成员。

每当接到电话通知,我们一大早就到建委施工科报到。等人到齐了,孙世成副科长就把本次“大检查”的工程项目、每个人的具体分工都一一交代清楚。大头车停在院子里,一应检测工具都放在车斗里,我们也坐在车斗里,随着林科长习惯性地吆喝一声“一路平安!”汽车就颠儿颠儿地出发了。

“大检查”中,安装工程由姜庆恩工程师负责,土建工程的目测项目由孙熙云工程师主持,阚玉彬工程师则带着我们进行实测实量项目。记得检测工具有“两米标准杆和塞尺”“百格网”“方正拐尺”“水平拉线”等等。砖砌体的实测项目包括“砂浆饱满度”“十四砖累计”“线口平直度”“墙体平整度和垂直度”“马牙槎留槎高度”等;抹灰工程的实测项目包括“墙面平整度和垂直度”“阴阳角方正”“踢脚线上口平直”等等。

我们检测时都本着一丝不苟的态度,从来不马虎从事。越是这样,施工单位的工地头头越是紧张。每当我们进入工地,那些工地头头都早早等候在那里,看到我们来了,都热情地上前打招呼,随即就把香烟送到你嘴上。我们心里都清楚,他们这么热情,是要我们在检测时高抬贵手,在那些合格与不合格两可之间的部位能放他们一马。可我们从来也不厚此薄彼,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。这不光是因为成立“大检查”组之初,对我们进行过专门培训,主要

是因为孙世成科长一直都在现场,一张黑黝黝的老脸整天拉长着,活脱脱就是个“老阴天”,谁也不敢打他的马虎眼。

记得那年检测到自来水公司一个工程项目,工地负责人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提出了异议,争执中对方竟亮开嗓门爆了粗口。这种情况下,由孙科长主持着对存疑的部位进行了复检,在事实面前,那个工地负责人只得对检测组道歉,并在检测报告上签字。

“大检查”的路线通常是先远后近,最后是养马岛。最后一天安排在养马岛,是领导有意让大家逛一逛养马岛,放松一下,最主要的是中午可以在其食堂吃一顿“蛤面(蛤蜊打卤面)”,那可是当年不可多得的好饭。合适的当口,还能吃上海虹、爬虾、螃蟹这些海鲜,每每让我们高兴得了不得。

除了这些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饭后能风风光光地在石马雕像前合影留念。那时候,养马岛建筑公司有一部日本原装进口的“傻瓜”照相机,用日本柯达胶卷,冲洗出来是彩色照片,当时算是稀罕东西。恰逢晴朗的天气,养马岛建筑公司经理杨先琪,就会把我们带到石马前,由他亲自“操刀”,一张张与石马的合照就这样留下来了。

说起那座石马雕像,那是牟平县政府于1984年9月10日,在陆连岛西堤(现养马岛大桥位置,东堤叫十里长堤)北端与环岛公路交叉处竖立的岛徽,高2米,长2.5米,呈骏马奔腾状。凡是来养马岛旅游的游客,都会在那里拍照留念。那时候,我们能在那里合影,算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体面事。

时间到了2003年,那里重新修建了“天马广场”,竖立起一座30米高的“天马行空”青铜雕像。原来的石马随之成为“老马”,不知搬到哪里去了。

去年在滨医附院住院期间,偶遇当年“大检查”组的老友邹立巨,我俩高兴得了不得。回忆起往事,真是感慨万千,千言万语也道不尽的怀念,怀念在“大检查”组的日子,怀念那些老友,怀念站在“老马”前合影留念的那份开心与骄傲!